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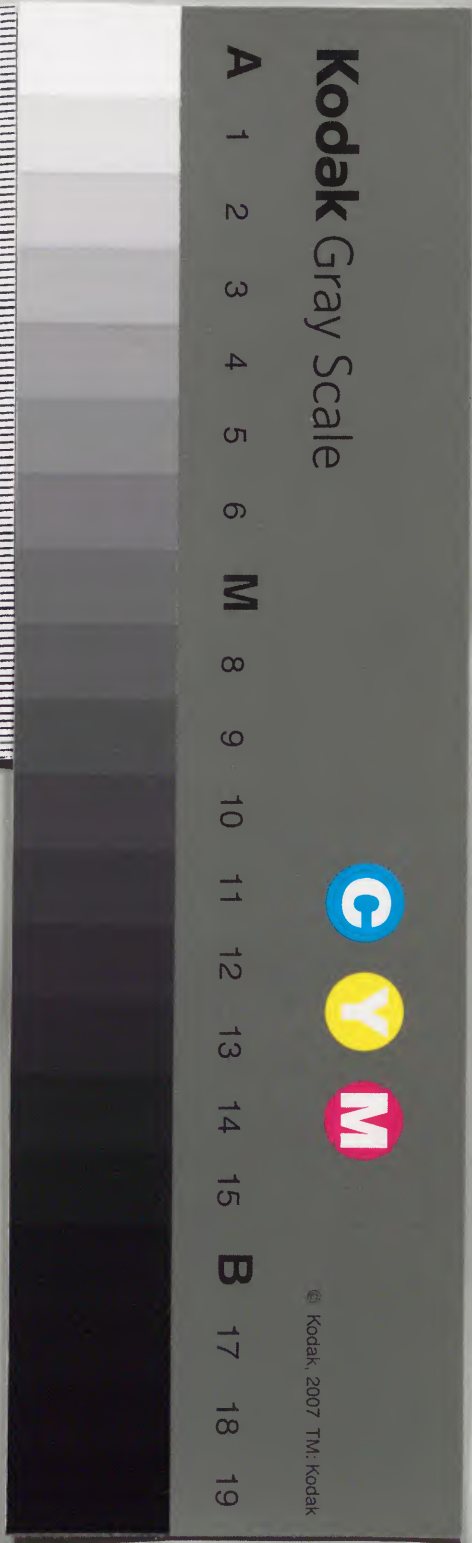
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 卷十一
之十三



漢書門			
二	四	七	六
一	三	五	八
六	九	四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五	四	七	漢
七	六	六	書
函	冊	號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76	
冊數	6(5)		
函號	297	122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寫十一

中興頌

淺草文庫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纂顏真卿書之字尤奇
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摹以黃絹為圖障碑在
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
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摹補足非其
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
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尔 集古錄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斷其崖石書之刺史元

卷二
結暮結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
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
之今數百年蘇封葑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
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
矣結以古學為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振
出數百年外故其言危苦險絕畧無時習態
氣質竒古踔厲自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
一色大抵以簡潔為主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
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廣

川書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商周之遺篇可以概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
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
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
十六字刻之石傍與未者共高畧之 三頌遺
音和者稀半容寧有刺譏詞絕憐元子春
秋法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
拊策書自管壁瑕疵紛之健筆劉題破從

此磨崖不是碑 范成大

磨崖碑中興頌元結纂顏真卿書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唐文靡瑣極矣至結與蕭穎士輩方振之頌亦典雅仿嶧山諸碑第有可議者頌其君而并其君之父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且冠之篇首豈頌體尔耶吉甫於宣王詩穆如清風者未聞以厲王并也序辭所謂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亦詩矣晚人不當如是 弇州山人稿

磨崖中興頌碑自歐陽公集古錄已謂其歲久剥裂字多殘闕好事者以墨增補之王元美最博雅乃云字畫方正平穩不露筋骨當為魯公法書第一豈元美所見乃崖石真本耶予獲一帑恐是棗刻雖筋骨不露而神氣全亡惜不得至永州崖一證之 石墨鵝華
此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關齋記之上 蒼潤軒帖跋
書至於顏魯公魯公之書又至於中興頌故為書家規矩準繩之大匠河朔嘗見三數本皆

卷十一
完好而森如劍戟有不可犯之色今得此本
頗有殘缺既裝補則反得古中韻勝乃知崖
角利弊本真全露有李白所謂秋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飾者尤可賞激也 陵川集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
之作乃其韻俱用平聲弥見弱夫宮商經
緯依永乃和盡用仄必唯殺矣盡用平必滯
伏矣陸平原所謂偏弦獨張清奏靡應此
頌不無此疵焉此頌大曆六年鑄於永州浯

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
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李陽冰琅邪麻
子泉銘亦磨崖字已不可辨余親見之或謂
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廬陵羅大經詫
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
語止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為節判亦不滿之
羅君讀此不及竟耶頌中固已有盛德字
以補叙文之闕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
文廬陵之所不識也 隅園集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道勁中別具
恣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
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
也記文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
此猶裨媚驕帥之常且怪者第其時有可慨
也蓋載緡鴻漸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
阿脩羅帝釋為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
備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

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 弇州山人稿

此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頌疾愈作齋
會也神功故非良臣徐白等媚其主帥非佳事
而魯公為墓為書何也乃其字法大徑三寸

許方整道勁不減晏倩贊家廟碑 石墨鐫葉

八關齋碑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
有風致視他書更勝 銷夏記

此碑乃因田公之病而為之當時所費不下千萬
然當時猶有烜耀於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事

獨以魯公之書而傳余常評此書在顏碑最
為奇偉蓋以氣像森嚴而又不窘束故耳

潤軒帖跋

刺史崔倬叙顏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
大除佛寺凡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培滅
無遺今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祗畏至於碑
幢銘鏤贊述之顏亦皆毀瘞此州口元寺先
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為連
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亦鑿缺仆埋因

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摹本

命工補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金石文字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顏魯公墓
并書筆力嚴整不減曷倩畫贊惜乎文
字滅沒關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
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關持節宋州字徐向
等下關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缺事兼御
字之所建也下缺公名起下缺孝字安人務在
於撫下缺柔况字緝熙下缺故能殿天字佐

卷十一
今下缺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缺臣
圖已令公字公斬下缺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
副元帥李下缺光弼請公字又討敬缸下缺缸
歸順焉史字封信下缺都郡字每食宿下缺
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缺汴宋節度遷兵
部大曆二字妻信安下缺郡王禕女為涼國
夫人字居常不離下缺左右閱讀史書或時
疾字二寺下缺以祈福祐五年字功下缺既高
字忽嬰熱下缺疾沉頓字是即下缺我公

字入於烈下缺熬矣字徐君悅下缺而從之
來字開元伽藍將下缺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
人為下缺一字者壽百姓張下缺烈等設字
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息文武將
吏集作衆字羯胡構遂集失胡字又討
敬缸集作詩字都六軍集作六年清河
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
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睦於姻黨集作親
黨不如薰集作茹葷禮識不絕集作禮

懺則當從碑為正也首題額真下當缺卿
誤字篆尾唐下當缺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
也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
斬德信走從諫襲敬缸讓侯希逸破法子
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
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
自力入朝卒代宗為飯干桑門追福然七年
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為之祈禳至八年卒而

朝廷又為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滌
也二條金石評攷

東方曼倩畫像讚碑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額魯公書石刻在陵
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耳
碑已再剝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
骨道氣滂鬱奮張亦足辟易餘子余謂東
方生跡固奇詭然以道遙流易之度處虛實
有無間夏侯文亦時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

太嚴整未稱所以發之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
可也語固涉狂公復生不能不頽首耳弇州山人稿
東方曼倩画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
其石刻剝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
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券朱墨而
印於石者此待詔書尔果有道耶公之書幸
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
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
也 廣川書跋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
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
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
謂東方生跡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以劍
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
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
公發後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
事雖涉怪誕而亦可證公深於神仙之術固
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

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 石墨鐫摹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
精熒然非涂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
獲觀褚登善鈎榻黃庭經與此正同雖帑
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宋鷺坡

此讚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
曩倩生平極詆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
其讚者使曩倩見之當為骨竦 銷夏記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榻重刻之石其期

立寺字多偽想其元榻湯滅者時有之矣予
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迄不可得後乃購得
此本字更明恚何嘗有偽字且其篆題兼
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陽水
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
字視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
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榻在
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
在人家但不易遇身因此復銳志蒐羅媿不

卷十一
出里巷不得使之無胫而來其保持之殷當
何如 墨林快事

碑陰記

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
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
轉換一二如新蓋搨更在前者遂成完璧其
題乃八分魯公公書更少见尤可寶也記稱廟
象捏素為之二細若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
為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闇李宋四公

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
旁則亂萌即兆又相參錯可為有國之永
鑒則公所為拓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
書之者非急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墨

林快事

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臧尚書墓碑額魯公篆并書尚書墓在陝
西三原縣顏公此刻人間少傳余向以使事道
陝得之尚書七子希崇希旭希忱希愔希

景希晏希讓皆為顯官而希讓至魯國
公類公文集漫有臧氏糾宗碑書七子官爵
與此不同 金薤琳琅

臧懷恪碑顏魯公墓并書懷恪再為王暉
蕭嵩兵馬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
侯三贈而至工部尚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
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恪有子七人咸
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稱兄
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於開元衆

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
載之書法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
尤可喜也金石錄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大
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以韓秀弼書
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為不朽計乃亦誠有過
人者矣 弇州山人稿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
鋒穎都具墨寶也 銷夏記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文有廣德元

年十月字碑歷叙臧氏自魯公子疆及僖
哀二伯文武二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
和榮緒按莊子文王寓而政於臧丈人下距
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為公子疆之後且莊
子中名氏多是寓言不可為據子原乃漢
臧洪原字从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
作子源 金石文字記

顏魯公奉使題字

顏魯公奉使蔡州書今在同州其上有魯

公畫像 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
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始終不改
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
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
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曰觀此
筆跡不顯歲月以事實攷之蓋使李希
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
議遣公奉使至元宋諱貞元年八月丙戌
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亦加於

頽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蓋書此
以自表云請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
脩撰知同州軍事唐重書 金石文字記

送劉太冲叙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
外別有異趣朱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
者目驚不虛也宋王象書派皆出魯公亦只
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
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

以余借摹遂為好事者購去余凡一再見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帖亦有刻 容臺別集

麻姑壇記

顏真卿篆并書

小字心書

按魯公立此碑
元作大字今有

拓本而石止其小字者乃
別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大曆六年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曆初年重刻

金石文字記

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
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

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
乃慶曆間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
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於後使覽
者詳其真偽云 金石錄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
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亦嘗有小字者惟
干祿字書註景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處
記不同蓋干祿之註持重舒和而不局促此
記道峻緊結尤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

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
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
志之以釋疑者 集古錄

右唐小字麻姑壇記顏魯公摹并書在今
江西南城縣之麻姑山歐陽公謂或者疑其
非真而復以為筆畫有法非魯公不能書
也趙明誠謂陳無已嘗見黃魯直言此乃
慶曆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能道其名觀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

辨子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略載魯公書亦有
小字麻姑壇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真之言
又似不足信元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
字楷法尤精際比間舊石焚毀山中雖重
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為顏書但
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
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
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
無恙也 金薤琳琅

作字大至方丈小至粟粒其位置精神不差豪
髮然後為畫如此字與中興頌參較當知予
言為信 姑溪集

顏字小者最少惟此撫州仙壇記最為千古之
尤物自永州以來六百餘祀膾炙人口鋒芒之
內精神之外一無減損此雖中得名詰為之
護持引延然非其光怪陸離太和洋冶自足
以永於宇宙之間而不可滅似有神物為之守
禁者亦不可得如此堅且久也 墨林快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帶
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
世無見者余收此本得之故恭順家宋以前
搨楮墨精好最所秘惜至行世蠅頭小書
乃慶曆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為
楷模誤矣杭州姜淮思有宋搨大觀第九本
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所觀者乃
忠義堂本身 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

陵吳既間驥之子昂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
集序遺余麻姑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
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按集古錄跋麻姑壇記
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
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僊之說謂此
書也別有小字麻姑壇記一跋云右小字麻姑
壇記或疑非魯公書余家所藏顏書碑最多
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
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注持重舒和此記

道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疑之也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務觀之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牯子峴山故事都元敬金薤琳琅引柳待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重刻無復筆意亦以小字為額書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甬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

之石至今固無恙也今大字本蓋臨川舊石燬後梁君重刻於建昌者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是也

帶經堂集

夫代與世移物隨時變居今鏡古匪蹟何稽石磴紅泉靈運之風流尚在銀鈎鉄畫魯公之生氣猶存若乃紀化仙都顯神丹於木石抽竒冊府寄滌思於縹緗則所謂昔人已矣遺跡依之以故點綴陳蹤聽之乘除犬運俾千載而下意氣相感者得有攷焉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小楷并碑陰附刻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柳河東諸小楷俱稱神品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為好事者携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澗鋤得之斷其角故曾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誰能鑄後人每琢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二條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建昌碑隨入公解聞為一守橐之

歸而命俗工摹一碑於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覽顏書小楷最為難得而屢經摹仿失其故吾每用慨惜爰是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下並留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蓋王潢南道人題於遜學書院

仙都觀壇即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本筆法奇勁精采煥發

義大節披覽間畧具世尤珍之當時購之不
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啓視
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為之
慨然偶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
波發與京師所見毫髮不差何異龍劍之
合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
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
李北海諸小楷書家謂小楷難工右軍黃庭
經外絕少是數家之筆跡真可與公仙壇並

傳者也因併刻之萬曆乙酉六月一日雲間季
膺書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
聖座東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
也正德中山蹊樵豎於澗底拾出其碑版字
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邁輒珍藏一幅後碑
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為悵快茲郡爲
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過從姑
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冊色喜遂命工入石與

四方好古者共之嗚呼是碑相傳已歷千載
中間隱而忽現失而忽得裂而忽完若蛟龍
幻化莫可方物是固魯公之精英貫徹今古斯
能如是然微我廬山先生而孰與成之吾儕當
知所以歸德矣郡人羅汝芳敬書 已上三條
益王重刻碑跋

金殿鎮昭回翰墨錦雲張風雷氣魄真靈應
千秋白石磨無磷萬載忠誠貫日光屈曲龍蛇
滄海桑田直渺茫丹竈烟消遺址在古壇夜

靜月齋 左逸士油題

顏碑刻於唐大曆六年魯公墓文紀山迹也
石贖書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
樂初為薊州衛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
紀元其子恭獻於府遂什齧藏之蓋欲其
可久也嗚呼公之節義感於今字書特其餘
事耳猶不忍泯沒如是要亦古人思名伯而
愛甘棠之意同志君子殊致寶重毋令更
流落可也 謝士元

卷十一
余所收大字仙壇記未必是原碑大都是銷夏
記所云忠義堂本也另見一本或是建昌重
刻遠不及此其小字者銷夏記據金石錄直謂
為偽書金薤琳琅辨之最明無可疑其偽
也余收得二本字法精妙搨亦極工中有斷處
殆原碑所搨本致足寶惜余親家范舒山
侍御令南城時貽余一本蓋萬曆初年所
刻余所藏二本實勝之范云重刻碑本亦不
存光映識

顏氏家廟碑

右顏魯公家廟碑石刻四面環轉在開中
後廟燬宋初有李延壽者語郡守移置
之結法與東方畫像贊相類而石獨完善
少殘缺者覽之風稜秀出精彩注射勁節
直氣隱々筆畫間吁可重也天寶間安氏
躡天柱折而力扶之者郭尚父張睢陽平
原與常山四耳顏氏獨擅其二碑之所以
重者寧獨書哉弇州山人稿

此碑李陽冰篆額魯公謨并書石四面環
轉製法精工廟不知在何處後燬宋初有
李延齋者語郡守移置文廟此書結法與
東方朔賞心同勁節直氣隱筆畫間石
墨鏤筆

古人之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魯公之先後何其輝
映也文學之優清貴之選人世可及忠烈之
著褒卹之稠何可易得而况魯公以精忠
大節之指秉筆而叙也休哉殆庶之貽與

孔氏爭光矣魯公此碑則洵和雅不露鋒芒
如章甫雖有聲容之儼焉其在賊中題
已像則又錚錚矯矯不可狎抑真與日月為
昭蓋公之忠孝大闕培植素厚故其出之胸
中與取之筆下迥然不同墨林快事

碑在西安文廟文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
植於天性殫精竭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
一生耿大節已若顯質之先人矣 銷夏記

郭氏家廟碑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廣德二年顏真

卿墓并正書古今法書苑

碑今在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
與書俱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泝得
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可稱古今二絕碑陰
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以史所傳幼
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銷夏

廣平郡文貞公碑

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墓并書文

貞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余友方思
道作縣出之重樹於墓以搨本見示金石
錄謂碑與新史不同者二事又謂碑側記
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無之余家
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本
之缺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
下倚平碑一言作一陽集本云曾祖弘後碑
作弘峻集本云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
吞之碑作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

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鄉里集本云左右
震棟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勅使馳救之
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同碑作與
執政通問集本云玄宗將幸西蜀碑作中
宗將幸西京集本云公威氣詰之碑氣作
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
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云
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
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車騎不得

前集本云以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
云母寵子愛碑作母寵子異集本云勅公按
覆碑無勅字集本云置之座右碑之作諸
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本云
壘墓官供碑壘作器集本云戊寅歲五
月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
集本云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
鄴城碑遷作還集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
如其不同者又如此則趙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琳琅

余始有碑側記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
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鐫內稱公雅善
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詆諧人輒疏取昔人
見公賦梅花以錢心石腸為怪故不足怪也
非所望於蕭傅亦是一記太史公讀張文成
事而歎其偉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
可曉者

宋文貞公神道碑側記顏魯公墓書石刻
沙河云剛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真足三

絕第其筆以取勢為主微顏徐吏部而
力過之不免奔驥渴視眉山寔得此法作
擘窠書愈增怪偉黃豫章獨印賞
以為瘞鶴銘之流亞噫惟其似之是以嗜之
然耶 二條弁州山人稿

此碑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
為可寶余以崇禎己卯於後河南親至碑下
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撫摹搨一帋置輿
中共晨夕者經年 銷夏記

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
鋒之道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
筆雖形類類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
亦然 容臺續集跋仿宋廣平碑側帖

右廣平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
之東北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
令碑已斷沒出之土中鎔二百斤鍊貫而續之
今方公所為修復封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
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能久也歐陽文

忠公以謂魯公真跡今世在者得其零落
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
廣平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
書矣 歸太僕集

千福寺多寶塔碑

右千福寺多寶塔碑岑勛摹顏真卿正
書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盛傳人間歐陽公作
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
之謂多寶塔者僧楚金所造楚金嘗寫法

華經千餘部寘塔中趙氏復謂於七大夫
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
金
薤琳琅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
便於展玩耳而結法視東方朔黃家廟碑
似覺少遜王元美曰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
無佐史之恨信然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
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
石墨鐫華
魯公書多寶佛塔最窮東而世人最喜如

杜少陵書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硬澀
此殆曹子建所謂蘭茝生香人之所嗜而海
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
隨人語言以評古書又曷足以言心賞耶
蒼澗
軒帖跋

魯公之石布滿天下或滅或闕而琅玕千古惟此
碑最永釋氏所云不可思議豈此碑固將
與蓮經共無極已耶此書最謹嚴雖少似
拘束而天全神活自得之趣盎然欲流固是

平原之傑作可自為宇宙間一物無借世
乾也 墨林快事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与十二
爭坐位書藁

昨日長安七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
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
姿態乃知凡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

坡集

余少則艷魯公坐位帖晚始得此佳本為之摩
挲竟日噫藁草耳乃無一筆不作晉法所
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其詳余未敢論

獨笑魚開府郭僕射祀載祿山希烈之徒漸滅已盡而公之斷楮殘墨千載怕若新嗚呼是寧獨書而已哉

公剛勁義烈之氣其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何也余常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鮮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茲帖見之二條弁州山人稿

魯公與郭僕射英又書所謂爭坐位帖此其草藁也世人重公名節故並重其書故草

草之筆亦為摹刻人其可以不立德耶

金薤琳

此魯公草行不知何時上層已泐矣而法猶可尋王元美云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也又云劉勰義烈之氣文不能發而發之於筆墨間余嘗謂公學不如其人於麻姑壇記見之詞不如筆楷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於此帖見之而都元敬乃謂草上之筆亦為摹刻目中有筆余不能不服膺元美

此碑雖泐而顏公筆法宛然近董氏摹入戲鴻
堂帖乃云陝省者不足觀而自謂存魯公法
度今以余觀董氏刻視此則神已多矣
二條石墨
鐫華
此乃魯公草本無意於書而天真爛然學者
可以知作字画之無意佳者乃誠佳也 蒼潤

軒帖跋

此帖烜赫宇宙不必言此本又搨之最先行間
踈達筆意如生洵可寶也即近差模糊
亦勝於翻刻數倍况見此善本益信宋諸

家書無不效顰之非過也然只學其字耳公
於爭是非之際宜言不暇擇及言及軍容冲抑
異順絕無一分鄙薄棄遺之習態惟欲與之
同歸於善共成一是其優柔忠厚之意見於言
外何其大也宋人言涉中貴至不比諸人類觀
其尚論古昔習態令人可厭况目交其人身評其
曲直豈作此中外一體之想以之相提真蘇合糞
壤之懸殊宜其形之筆扎狼戾偏欹全失恬
和之度也公表節義萬死不回誰知其所以

養之平之定如此宋賢於此處不能學雖日
摹其字安能移易其心骨以觀毫末之似
哉

墨林快事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
直云此所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
匆々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
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
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
曰朝廷經紀須共存心凜然想見其為人蓋

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魯
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
記於此

石門文字禪

宋榻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稿也而坐位
一帖尤朱元章所極力規撫不能得其仿
佛者蓋其書鬱勃奇宕渾以天行而無
跡可求故令人自遠也

銷夏記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
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攷惟顏

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鄆英又書之宰相
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
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
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
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 金石文字記
爭坐位書藁近得嘉善魏氏本摹刻甚
工玩賞之下覺陟剝已泐之石一時改觀亦足喜也
視摹入戲鴻堂帖者似為勝之 光暎識

祭姪文藁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
矣至於分若拉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
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
書其過人處正在法度備存而端勁莊持
望之知為盛德君子也嘗問懷素折釵股
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隱
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
之此二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
法之衆至此公祭猶子文昭兼存此體者

也 廣川書跋

公行押之妙一至於此噫此藁草耳所謂無待
而至者忠義之氣與懇切真至之痛鬱滯
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博
雅殊稱是真跡在永豐爾氏尤可寶也 弁

州山人稿

公祭文稿有二此其祭李明從子者其字之
奇偉自然不可名狀即其文忠憤纏綿叙
述有體真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妙境宜

其筆畫之精工有出於結構運用之外者也
又有祭伯父一通不但字無一佳而文多鄙俚
不通即三尺童子知其偽而亦以其偽傳何也
虵丸蘇合自不可掩孰云愚可欺也視之爭坐
帖其執筆時尚有一分勝心客氣浮動於指腕
之間不可按抑不如此一派義色瑋瑋欲飛
去始知古人之成名者其不可及乃至於如此
今之學子未嘗多見博學而早抨擊先
指拉益其陋已耳 墨林快事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公字畫雄秀奄有魏
晉而自成一家前輩之書法至此極矣余嘗
見公為耕書告身一通其楷法嚴甚聞公行
書尤佳不可得見但時摩挲乞米石刻想象
風致耳今王君出示公祭姪季明文藁一紙詳
玩此帖縱筆浩放一瀉千里時出道勁雜以
流麗或若篆籀或若鐫刻其妙解處殆
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為文而於字畫無意
於工而反極其工耶蘇文忠謂見公與定襄王

書草數經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夫如公忠賢使
不善書千載而下世固愛重况超逸若是尤宜
寶之撫卷三復敬歎因題其末柔兆泚灘秋
八月望吳郡陳深識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道婉行末
循尔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忍
字右傍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
禘帛縫合自尔既至天澤逾五行殊鬱怒真
屋漏跡矣自移收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沈

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
之妙與稷叙稿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永字掠
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擄處隱然見轉折
勢摧字如泰山壓而應柱鄭末哉字如輕雲
之捲日餐字感衄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
此見真跡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
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景
卿為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妣父塗從父
字加第十三於妣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

也季明景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
大夫是也天寶末景卿為范陽戶曹安祿山表
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為平原太守遣甥盧
逖約起兵時景卿長子景明方往返真定
內邱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
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為何人而顏氏兄弟
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
宗拜景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師大
至遂請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為盟主兵勢

振矣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
於是杲卿父子被執必加季明頸謂曰若
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至洛陽乃
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七
年也泉明自常山陷復客壽陽清溝之
敗復陷思明至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
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於
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栖季明同瑩據
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

明購尸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扼掌
高議視死宜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
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邪兄弟子姓駢首
就死豈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
如和風慶雲及畏於匡孔子意其必死則
其履巖霜烈日之變坦然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
門忠義可不謂有所自來耶至治三年十月廿
日吳興陳繹曾書
朱元章以顏太師爭坐位帖為顏書第一謂

其字相連屬詭異飛動得於意外最為傑
思而黃山谷謂蔡姪季明文章字法皆能
動人正類坐位帖二帖宋時並藏安師文家安
氏之後不知流傳何處坐位帖世有石本而米
氏臨本尚在人間余嘗見之與此帖正相類然
元章獨稱坐位而不及此也世論顏書惟取
其楷法道勁而米氏獨稱其行草劇致山
谷亦云奇偉秀扶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
氣骨回視歐虞褚薛輩皆為法度所窘豈

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而
取其行書之妙也况此二帖皆一時稿草未嘗用
意故天真爛熳出於尋常畦徑之外米氏所
謂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者也聶
君文蔚出以相示俾為鑒定後有陳涑陳繹
曾二跋涑字子微號寧極翁宋季吳人繹曾
字伯敷元吳興人二人並以字學知名而涑語攷訂
精審余復何言姑取黃米之論以備二帖折衷
亦補二陳之遺云嘉靖四年乙酉十月長洲文徵

明書於金臺寓廬 三條傳雲館

元君表墓碑

右唐元結次山碑 顏魯公墓并書按唐書列傳
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
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
高祖名善禕而家錄作善禕未知孰是也 金

石錄

顏文忠為元次山書中興頌歿又為謬碑文而
自書之所以推許次山者至矣其忠義才術畧

相當然次山於文非真能古者何至竭蹶其步
而追之耶 弁州山人稿

茅山玄靖先生李君碑

大曆十二年夏五月建顏魯公墓并正書碑稱
隱居先生以三洞真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
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
隱居五葉矣今攷之隱居先生梁陶弘景升
玄為王遠知體玄為潘師正一為司馬子微
三人唐書有傳惟玄靖無之余嘗游茅山至

卷十二
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之南為伏龍岡玄靖
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
亭覆之 金薤琳琅

魯公好仙術不特書麻姑壇已也按李含光
者陶隱居裔凡五世其事絕無紀獨人謂其
隸法勝乃父遂斷不作隸差近厚耳魯公
結體與家廟同道勁鬱勃故是誠懸鼻
祖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間氣象不無小乏
弇州山人稿

平淮西碑

韓愈墓

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
庶類而當時不容或謂不叙愆功攷其言用夜半
至於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畫得其屬士卒豈
嘗泯沒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
群議決用不疑其兩取遠矣劉禹錫嘗忌愈故
為說每務誣訾且謂文昌此文自成一家又謂柳
宗元言愈此文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糾綴其

文宗元嘗推愈過揚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晏也
廣川書跋

元和中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囚勅段文昌別摹事文類序

春秋論戰勝功賞必歸功於以之者李愬淮西之功謂裴度替戰以之耶韓愈文體裁宏麗足重國紀愬取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文

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學士段文昌為之以功歸於愬或云憲宗疑裴與韓黨故抑其文又疑李逢吉初議與裴不協皇甫鏗忌愈陰毀為黨致尔及觀裴度纂述蔡鄆用兵帝之憂勤機畧皆歸功於上不敢以元功自居野史云蔡州舊有吳少誠德政碑後勒韓文監石相對少誠碑流汗為泥雖金石之物似亦有知何諸人見及不及耶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贈矣不

知世有段文昌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
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李商隱讀韓碑
有詩落句曰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
手脰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劉夢得嘗言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有帽
子使我為之便說代判矣此才人忌能常態
耳夢得詩云城中晨鷄喔喔鳴城中鼓角
聲和平此美懇之入蔡湏臾之間賊無覺者
又落句始於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昇平時

此署平淮西之年也又朝廷功業臣子遭逢皆
有冥定裴公未第騎驢過洛陽橋上二老人
相指曰若要平淮蔡湏此人作相裴已過僕
間之追而語于裴公曰彼見我龍鍾故相詢尔
及裴為右相始驗况裴公行師發地得石刻云
雞未肥酒未熟術者云雞未肥去肉為已酒
未熟酒去水為酉破賊在已酉身已而時日果
應 六硯齋

碑舊刻段文昌文宋知州陳均磨去仍刻韓

昌黎文 天下金石志

嵩高靈勝詩

尉遲正書 太和三年 今在中嶽廟壁有宋

熙寧丁巳王紳題字 金石文字記

岳麓書院重摹禹王紀功碑

韓愈書 大曆十四年

蝌蚪書後記

韓愈書 元和十一年

滕王閣記

韓愈書 元和十五年

祭岳題名碑

所題皆唐年號人名以殘缺不盡可辨

南海廣利王廟碑

碑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海神廟中

右南海神廟碑韓愈墓陳諫書以余家

舊藏集本較之皆同惟集本之蜿之蛇而

碑為蜿之蛇之小異當以碑為正今世所行

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

此剝石人家多有故也其妄意改易者頗多
亦賴剝石為正也集古錄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

正書 李逢吉撰 元和八年 碑在寺中

碑陰有進甘露表之臣說言臣所部太原府
交城縣石壁山寺今月二十日夜甘露降於
寺內戒壇西及寺外柏林上大枝小葉無不
周遍凝泣垂滴甘甜如蜜當寺臨壇大德僧
慎微與僧惠廣等一十五人咸共觀嘗覆

問如狀云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說者河
東節度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說即普光明
殿碑所謂尚書李公者也此碑為元至順三
年重刻金石文字記

涿鹿山石經記

劉濟撰 元和四年

處士馮公墓誌銘

公諱懿字承美 開元二十年

褚河南千字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况其真跡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鍊線縈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法書苑

右法書苑云評其真跡也余得者乃是石刻刻亦精妙不失其真河南聖教序記枯樹賦兒寬贊皆以瘦勁取姿而千字文筆致另出結構特多跌宕殆與哀冊鬢此石今在吾鄉朱氏潛采堂不知何時所刻往論石刻

者多未之及 光暎識

柳宗元書

所題三言六句末一行元和十二年柳子厚書

大達法師玄秘壇碑

唐大達法師玄秘碑裴休撰柳公權正書歐陽公嘗謂物之所遭有幸不幸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氏以託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蓄若此碑是矣嗚呼緇流之藉文字以傳後世如余之所錄蓋不止於一玄秘也 金薤珠琅

玄秘瑠銘石刻在關中會昌元年建柳學士
公權書裴觀察休墓又十二年休始以鹽鐵使
入相所著楞嚴義解諸所叅會妙入玄宗豈
彼法中居士長者之流耶此碑柳書中之最露
筋骨者道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一大變
耳弇州山人稿
塔為大達法師建者碑裴休譔柳誠懸書
雖極勁健而不免腕中露肘之病大都源出
魯公而多踈此碑是其尤甚者

碑陰僧正言買莊造經堂疏正書亦方整可
錄正言者大達弟子也二條石墨鐫筆
柳行草以稷詩為上正書以此為上行書之
妙之在全不拘法度信心信手即使成就一
家此正書妙在法出於顏而能變顏之法
顏之法筋在畫中而二邊皆肉或豐或瘠
不必齊也柳變畫之兩邊為骨而畫中為
肉故顏法內蘊而柳法外稜內蘊猶存王
術而外稜則王術去盡矣然自後世惡札之

濫觴也故顏妙集先而柳侯開後今人漸喜
柳而右軍遠矣然亦仿像其行草耳若求
正書如此者一筆無也 墨林快事

柳誠懸書學出自烏形烏形出自懷素而
素自直邇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盛然
自魯公而下其餘諸名家數人同論則具體
而微各觀則同工異曲玄秘壇是柳書之極有
筋骨者刻手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以
為玩也 蒼潤軒帖跋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所矜式然筋骨稍露不
及紀聖德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等學之
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 銷夏記

西平忠武王李晟碑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愿聽
總懸憑怒憲懇聽甚懇唐史宰相世
系表所書亦同而新舊史列傳皆云晟十有
五子舊史云侗侑偕無祿早世豈以侗等早世
故碑不載與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

卷十三
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耳元和姓纂載西
平子十人以碑較之姓纂缺聰懿四人而懿
應二字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
以碑為正金石錄

李晟碑裴晉公篡柳公權正書晟在唐功
蓋天下可謂偉矣碑不具載又唐書列傳叙
其官與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
右職累遷至光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
試太常卿碑謂晟為涇原四鎮北庭節度

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為神
策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
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為神
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
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傳則云晟為神策先鋒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
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檢校工部尚書
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策行

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
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
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
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
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
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進晟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
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
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

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鑿輅爰歸拜司徒兼
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
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
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
從王西平郡晟之碑作於當時而史成於後
代要當以碑為是 金薤琳琅
碑在高陵縣王墓前裴晉公謨柳誠懸書已
磨泐不可讀矣都元敬全錄其文缺數字

又別本有刻者與碑亦極悟數字當是傳寫之誤王元美云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寡落不能發其忠義戡定之績至於料吐蕃背盟事絕不載蓋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勛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足以光顯其先而不知晉公雖非忌者以為位宰相文從簡要體當如是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著二嗚呼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時似非聽乞也王元美

豈未讀其全文耶

石墨鐫華

此碑余舊未見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群之概可捫而得也

銷夏記

朔方節度使清源王公碑

唐朔方河東河西隴右節度使清源公王忠嗣碑中書侍郎元載墓門下侍郎王縉書載其女夫也所記事與史不甚異其文詞瑣冗無足多者縉於書稱名家與李邕相伯仲評者謂其過薛少保今其結法清婉老

勁不在岳麓雲麾下覽者自當得之
哥舒之力爭義者能之李臨淮之先見智
者能之清源仁者也所見遠矣所見超矣二條奔

州山人稿

忠嗣歿於天寶初碑立於大曆十年元載墓文王
縉書載忠嗣女夫縉王摩詰兄也縉名能書結
法老勁真可與李邕伯仲然姿態婉媚啓後世
如趙承旨諸人書者此碑也 石墨鐫摹
王公此碑元載墓文夏卿書丹字結體規模北

海而肥余曾於盧同卿書室見之記憶不真因
近世希有也聊存之 蒼潤軒帖跋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碑唐相裴休摹并書其文詳事
跡無足採而其字法世所重也故錄之 錄集古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
著述一時不能無契於達摩慧能之宗旨而
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辯
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

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
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效
於密也書法亦清勁蕭灑大得率更筆意
裴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待當亦不遠而沒
後為于闐王子書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
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記於此俟者宿質
之 弇州山人稿

此碑裴相公休謨并書之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
不及也當時誠懸書名動一時乃任篆額休自

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
書 石墨鐫華

裴休書脫胎於智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
乃其以篆額付誠懸而已任書何不自量也後
世有以為勝柳書者兒童之見耳 銷夏記

姜嫄公劉廟碑

姜嫄公劉新廟碑中書舍人高郢卷試大理
評事張誼行書廟在今邠州城南唐邠寧節
度觀察使張戡甫所遷故當時稱為新廟

而高郢為文余昔以尚書郎出使寧夏道郢
謁廟其後稍上有履迹平乃姜嫄履巨人
迹所在余為大書履迹平三字俾州官刻寘廟
側蓋州人但知有廟而少知乎此故表而出之
金薤琳琅

碑在邠州張獻甫為節度作廟祀姜嫄公
劉者也高郢暮張誼書郢事李懷光能
引譬忠義不為勢屈卓然名臣獨為相
時不能制王荆文輩身文尤冗弱殊無足稱

張誼於書家不甚著此書不及王緝而畧似

柳公權亦足存也 石墨鐫華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
不能退筆如冢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
是愧赧無地也 蒼潤軒帖跋

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畧
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脩
事正書道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跡無不

作佳書也 石墨鐫華

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縣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塏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巨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石

墨鐫華

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勅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

宣宗批荅後刻珙謝表文詞婉至有盛世風書道健有法且其叙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後恐不能得也 石墨鐫華

雲居寺浮圖銘

易州雲居寺石浮圖碑明皇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卷并書 燕都遊覽志

兗州牧京兆韋君碑

韋君名元珪李邕文張廷珪八分書

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石墨鐫華

淨業禪師塏銘

正字畢彥雄篆文而無書者名書法亦習褚
河南者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不及尔楊脩
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石墨鐫華

興福寺半截碑

此碑斷缺棄西安城南隍中王生堯惠輩見

之以語郡守昇置泮宮碑為大將軍吳文立弘
福寺僧大雅集右軍書余觀其筆法去聖
教序遠甚應是集字者不及懷仁而碑中有
開元九年字疑又從聖教序諸刻中摹集
非右軍真跡也

石墨鐫華

此碑却少上半其叙之人只存其名文而已姓亦不
存集人大雅乃興福寺僧故世謂之興福帖其
集王字顧獨得精神筋力儼如生動不比
懷仁只得其形模并其古淡之趣而已是以書

家重之遂多湯沒余所藏乃最先搨本帝
墨皆非今有無論筆意之宛具矣余亦用分
行法節別之文始可想見乃鎮軍大將軍
行右監門衛大將軍及其夫人李氏之碑以開
元九年十月廿三日葬此正盛行聖教序而毫
不依仿蓋內史之精神各由性所近而入一有所
入即為自家物而出之安得同若奴步懷仁抑
豈能並為千古耶 墨林快事
魏國公主花臺銘

申屠液墓正書今在西安南門內華塢寺 金石
文字記

申屠液順宗時人唐魏國公主花臺銘 唐書

列傳魏國公主順宗
女始封清源郡主 申屠液書 金石表

杜府君夫人常氏墓志

李宣墓 姪成均行書 貞元十年 今在西安

寺坡杜君官至京兆尹名濟 金石文字記

濟瀆北海壇器物銘

此銘濟源縣令張洗墓歐陽公謂洗之所記乃

開元時事州縣祠廟置齋郎六人官不勝其
濫又謂史家不能詳載惟於碑刻見之按碑
作於貞元十三年歐陽公誤以貞元為開元且碑
載廟有令人祝史一人則其官固不止於齋郎
攷之唐書百官志五嶽四瀆令各一人主掌祀事
此外又有祝史各三人齋郎各十三人則官之濫又
不止如歐陽公所書而史家亦未嘗不詳載也
但與碑有不同耳 金薤琳琅

山川望秩濟瀆神清源公建廟於濟源縣西北

而築北海壇於廟後號廣澤王掌之祠官
歲立冬日奉祀其來久矣舊俗廟不設祭
器先期令請於上官購諸洛下酌以稅緡所
用沉幣之舫則以車遠運沁河渡口貞元十
一年濟源令張洗字濯纓觀廟中楸槐數
本為大風所拔用其材製祭器凡百二十有
二餘以造雙舫云按爾雅祭川曰浮沈郭景
純注以為投祭水中或浮或沉語焉未之詳也
碑文謂沉幣雙舫蓋舫以浮之幣以沉之比

於郭氏之注義較明晰今山祗川后祠宇恒有
車船置殿左右殆本古祭川遺製尔洗於事神
有禮度治人必有方惜乎斯銘不載固經而洗
之政事亦無表見碑今藏吳江潘氏稼堂甚善
藏諸 曝書亭集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
碑文乃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摹簡古有
體裁一洗駢儼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
已矯傑如是盖文弊之極而將變元結權德輿

輩皆然不獨韓也 金石文字記補遺

李陽冰三墳記

此李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

字之畫法具而神 巨似與前碑同 李氏卜墓

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謂之先塋記
經大中祥符間翻刻石墨鐫華錄先塋記於三
墳記之前
故曰前碑 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

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
識書恐於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
碑書作陽冰 石墨鐫華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
墳記運筆命格矩法森然誠不易及銷夏記
少溫書始自嶧山終歸孔篆故勁利豪爽遂為
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
遺刻散見人間者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寡
而不可見此亦已過半矣 蒼潤軒帖跋

元吾邱衍謂陽冰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
陽冰不治之義為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溫
楊用脩嘗辨其非 按陽冰趙郡人太白從其
字少溫見於宣和書譜與其

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冰少溫為字於義皆無取且陽冰工
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錄載城隍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
先塋碑三墳記等為李陽冰篆書而慧義寺弥勒像碑彭
元曜墓誌為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

今人讀陽冰為陽凝非也文苑英華有林滋陽冰
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久凍也冰水堅也俗作
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為凝按久於隸楷
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从水無義當
從今文 二條金石文字記

李輔光墓誌

崔元畧墓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 今在高陵

縣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叅軍巨雅此輔光為河中
監軍所除唐時吏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
少矣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以唐之
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
娶呂玄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勅為之
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
言常侍黃門亦廣妻娶周舉傳言監宦
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

白首歿無配偶送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橫
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
也

唐人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
日字皆作曰此碑及玄奘塔銘亦然故陸氏
釋文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
以後始以方者為曰長者為日而古意失矣
碑內宮掖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
盧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阼作祚

三條金石
文字記

揚州都督段行珠碑

張增正書 李同系篆額 大曆十四年 今在

沂陽縣

此碑名不著而書法道逸豐美極是當家書者為張增無書名亦可以知唐人能書者多矣非此碑則后世不知有增也按碑行珠者忠烈公秀實父忠烈兄弟更長祥穎次公次秀成次同穎史傳不著因為指出碑又不署篆文者姓名豈即張增耶忠烈公

沂陽人碑在沂陽完好可搨趙明誠金石錄

又有一碑云楊炎篆蕭正書與此不同而却無

此碑豈段公有二碑耶書之以俟攷石墨鐫華

此碑人以其非名家也搨者少故石尚全然字

固非惡可以觀唐日文明之盛又何必名家後

可存也墨林快事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 道勁豐逸全得晉

人遺法唐石之最佳者也銷夏記

彌勒佛頌

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鐫弥勒像頌者林鶚
纂叅軍房嶧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
周秦以下訖於顯德凡為千卷唐居其十七
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
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尔然其所書
刻石存於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尔二
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
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疑好事者寓
名以為奇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

午日書

集古錄

此房嶧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
陽公謂字跡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
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鞏高觀其
筆法道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
寺主道珙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
元釗又勒鋌鏃都無僅存形似身金人口苑
跋語歷々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為
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榻本以此觀之當

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
三燬於火矣何高氏之不幸也 石墨鐫華

集帖中少女人書所存惟太原叅軍房璘妻
高氏所書鍊佛頌昔人稱其字畫簡古筆力
道健今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道健之致尚在
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
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寧無愧此巾
幘哉 銷夏記

華州城隍神濟安侯廟記

濟安侯廟記在華州蓋昭宗自華歸長安
褒賞節度使韓建而及於城隍之神者也
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墓拾遺柳懷素書
其所載七月甲午建迎上於富平丙申至
華州命建與丞相叅大政固辭其年為
大京兆光化元年加大傅興德尹與史皆合
特巨川所諛建辭過當後梁兵下華州以
建所為表檄書奏皆出巨川手又為建畫
策殺十六宅諸王逐禁旅歛藩鎮資數

而傑之距碑成僅一年尔吾故記其事以戒
夫文人之貳心而脂辭者 弇州尺稿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
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於城隍神記
為諫議大夫李巨川梟拾遺柳懷素書
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
眼者自知之 石墨鐫華

碑在州城隍廟內近日移之西安唐昭宗自華
州還京改華州為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為

佑順侯華州城隍神為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
之功稱太傅許國公而不名

唐文粹錄房鄴少華山佑順侯頌與此同時
朱彛尊曰巨川為韓建掌書記誤許國勤王錄
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
筠圍諸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浚為朱全忠所殺
新唐書附諸叛臣之列 三條金石文字記

鄭太常伯暨夫人崔氏墓志

秦貫撰 心書 大中十二年

夫人即今世所傳崔鶯也年七十六有子六
人與鄭合墓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真
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為不細矣金石文字記
唐鄭太常恒暨夫人崔氏鶯也合祔墓在淇水
之西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
化間淇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墓志
銘在焉穉人得之鬻諸崔氏為中亭香案
石久之尋得其家有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
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

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辱於王實甫關
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為崔氏洗冰玉
之恥亦奇矣或傳此志銘又於康熙初年崔
氏見夢於臨清州守之往學宮自穢市中清
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墓石又在臨
清耶姑存以備攷曠園雜志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上有子七人客有言鳳皇
一將九子者余以為喻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
讀鄭恒為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頊珮瑾玘璿

琬女一人適盧損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
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
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真記歲月參攷之
容臺集
李克用北岳題名

按宋沈括筆談云岳祠在曲陽祠中多唐人
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乃
當時所刻或毀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
今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上於筆法乃尔
豈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荅賀表

當是筆吏所書之類與 金石文字記

曲陽縣北嶽廟有唐李克用題名一百二十八字
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改僖宗以
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未下也
克用與義成節度使王虔存同破黃巢以功
封隴西郡王而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
度使王鎔惡虔存約共滅之分其地通鑑載
克用遣將康君立救之而碑文則云領蕃漢步
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又云至三

月幽州請就和斷遂班師取飛狐路却歸河
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當唐之季藩鎮連兵
境上各事爭聞職方不錄其地朝廷雖令所
及僅河西山南嶺南劍南十數州上下不交以至
於無邦生斯世者其間見已不能悉真况百
世之下寧免傳聞異詞哉唯金石之文久而未
泐往出風霜兵火之餘可以補舊史之闕此好
古之士窮搜於荒屋破冢之間而不憚也克用
本武人未嘗以知書名而碑文楷畫端勁詞亦簡

質可誦英雄之不可量如是夫嗚呼益以見金

石之文為可寶也 曝書亭集

華嚴九會之碑

李玄穆行書

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自唐初迄宣宗諸
名臣多在焉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出歐陽率
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
唐世以書判取士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

代前茅人多用其法柱今在西安文廟門內石

墨鐫

易州石浮圖頌

王利貞文 太極元年

張祥師墓志

諱義琬字思靖 開元十九年

法門寺重脩堦廟記

薛昌序墓 王仁恭正書 天祐十九年 今在

鳳翔府寺中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
秦王今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
在同光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
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
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
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金石文字記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已久李茂貞尚稱
唐年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二年
而茂貞死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

構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
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王仁恭
書亦精勁有法 石墨鐫華

後唐汾陽王真堂記

右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之五代時仕為國
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輩頗貴重之余
後得此記其筆法蓋出歐陽率更然窘於
法度而韻不能高非名書也 金石錄

後晉重脩瑤巖閣記

蘇禹墓 蘇曉書 開運二年 劉知遠立

石

後漢不其縣令童府君碑

孫彭年記

後周晉州慈雲寺長講維摩經僧普靜捨身記

藏瑩撰 雲靄書 顯德二年

後周栖巖寺脩舍利塔殿記

李瑩纂 張靄書 顯德六年

後周栖巖寺疆界禁約碑

李裕書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觀妙齋藏金石文攷畧序十三

重脩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
存者獨成康尔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
六年建黃遜浮菴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
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
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
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微院體也 石墨鐫華
廣慈禪院新修瑞像記

雍熙二年 希夷先生陳搏撰 楊從乂書并

篆額

增脩中鬱中天崇聖帝廟碑銘

乾興元年 陳知微奉勅纂邢守口奉勅書并

篆額

篆書于文序

乾德五年 陶穀撰 皇甫儼書

英公於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

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

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石墨鐫集

重脩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建隆四年 劉從乂撰 袁正己書并篆額

重脩益姜廟因留古調詩

嘉祐戊戌 五言古廿二韻宋宗諤并書

真宗御書先天太后贊

真宗此書在亳州龍德宮道逸有致蓋以其年

正月謁龍德耳先天太后者老子母也唐系自老

子尊徽號曰玄元皇帝故太后之號因之乃宋亦

卷三
尔耶

兖州山人稿

真宗御製御書廣生帝君讚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觀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觀青帝廣生君刻亦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

右碑在泰山南麓青帝觀中宋真宗御製廣生帝君讚并序其文及篆額皆御書青帝即禮記月令所謂其帝太暉而史記封禪書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唐書王璵傳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者也夫帝者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齊字異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周流乎四時八卦之中而其為帝者一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其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

生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於是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漢儒因之遂立感生帝之名謂帝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鄭康成述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則王子雍諸儒所排駁而後世雖存五帝之祀亦不遵用其名者也豈若易傳之言簡而當哉若真宗之事又所不足論云 金石文字記

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於篆體偏傍二石皆係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尔蹶張全用柳誠懸方秘塢法不師其道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石墨鐫華

夢英謬篆極為可鄙一時縉紳從而贈詩今觀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誦豈唐時舊刻特重摹之上石故典型俱在耶 第潤軒帖跋

英師學柳不啻似之冷面枯腸出世人所宜也夫

子廟記緣其文美殫意極精以敵之允為合作
程碑初刻遂無傳 墨林快事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之作
者唐大曆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
風縣今傳為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
與大曆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之碑
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墜三作武道作衛子
作塙光作光唐作駮天作禿善作善遊作遊
曹作曹 升菴外集

此碑蒼潤軒帖跋墨林快事升菴外集皆稱之趙
子幽獨貶之者過也按碑文為程浩撰相傳為皮
日休金石評攷云此記載在古文大全作皮日休而碑
作程浩豈日休代浩作歟攷日休文藪無此文則
當從碑余竊謂代作之說宜有之既代之作則已
集中自不必載耳 光暎識

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迹集之而又獲懷仁
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

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
矣 石墨鐫華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
跡中集者此又從序書及他石摹刻形似之外風流
都盡矣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
魯公書朱以時代譏之劉荅固耳吾唐忠臣若
漢賊也朱乃屈矣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樊師
序耶吾姑為此石解嘲 弇州山人稿
抄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之蘊藉英大師書徒尔矜張俱非當
家善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
筆塚之盜枯骨者蔑以易矣 石墨鐫華
摩利支天經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
前作黃帝問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
南袁正己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
人猶步趨唐矩也 石墨鐫華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年在

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
以篆夢英以雜體袁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
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閑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
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凌夷至於顛
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尔 墨林快事
澹山巖詩

淳化改元 永陵李建中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
老李斯之學荀卿也余觀筆勢尚有先賢風
氣固自佳 東觀餘論

三體陰符經

乾德四年 郭忠恕書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大小篆其一隸也忠
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小楷名畫入妙品
仕宋為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
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為唐人所重褚河南之前
後奉勅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
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既謫仙人宜

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 弇州山人稿

重脩中岳廟記

中岳廟記乾德二年鄉貢進士駱文蔚撰并書
瘦樸有骨畧似歐陽率更 嵩陽石刻記

重脩嵩岳中天王廟碑

嵩岳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喪繭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微院休
之遺耶 弇州山人續稿

祥符玄聖文宣王贊

秦至無道而創封禪儒人排之未達於天人之故也天
地之秀孔子未生散於山川孔子既出鍾於泰岳是
以自秦之後沿漢及唐未有不登封泰山而降禮曲
阜者載在史故非若七十二君之荒忽也故不知者
謂因岱而及孔子不知造物之意尊孔子而本於孔
子之所由生也即祥符之主詐為天書以誣上帝况
於岳神而於孔子獨為懾志躬贊躬書下及弟子
此其心亦有一罅之明者其贊或假手潤色字
必其所勉為皆不必以韋布之法繩之矣 墨林快事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真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
製墳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製亦書院待詔
尹熙古輩為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
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於文宣王廟刻贊并
詔不心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官處易燬而孔林
獨存耳 石墨鑄筆
宣義大師夢英十八體書
後有郭忠恕書
勸慎刑文并箴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
文冗似點鬼書則方慙勁抵有歐陽率更法稍
遜其道逸身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
當為盧經書

迥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
即今西安府學碑立於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已年八
十餘矣名宴太清樓既而戲弁辰慎刑箴是此耶
中多為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為殿中丞時失入死
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慎刑如此身書碑者進士盧

經大有歐法

二條石墨鐫華

慎刑箴乃鼎尚書迥判西京時所作一叙一箴極其剴切而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潔可愛當茲刑罰煩苛四海重足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刻之石置司刑之座

右手銷夏記

承天觀碑

大中祥符二年

李維奉勅撰

尹熙古奉勅書

并篆額

龍門銘

大中祥符口年

御製御書并篆額

永興軍修文宣王廟大門記

大中祥符二年

孫僅撰 冉宗閔書

中嶽中天崇聖帝碑銘

大中祥符七年

王曾奉勅篆

白憲奉勅書

并篆額

重修北嶽碑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飛至者因祀於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道竦

有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
此書全法顏平原而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
不可正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斑
矣 弇州山人稿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露
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
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
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舊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
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命二世以身係重

輕誠不可及而於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石星鐫筆

余於宋名臣墨跡每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仿
魯公書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銷夏記
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鵬行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
按顏真卿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
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
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少陵義鵬行詩
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丸之祖也 朱襄陽

志林攷據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義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仿佛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為人出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凝定不搖德在生民而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跡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宋學士集

劉太初書中嶽醮告文

中嶽醮告文真宗御製翰林待詔朝奉郎行少府監主簿賜緋臣劉太初奉勅書并篆額刻於石幢八面在中岳廟峻極門外其書有唐人風致

陽石刻記

重刻終南山上清太平宮碑

上清太平宮碑太平興國五年徐鉉奉勅撰張振奉勅書

沂陽普濟禪院碑

閻仲卿撰沙門善雋書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
聖教序余得一帋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
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
僧善雋曰習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
符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石墨鐫華

原理碑

天聖五年 孫冲述 張茂宗書

賜西岳廟乳香碑

咸平六年 韓見素撰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
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
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
香也碑心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石墨鐫華

宋傅書真武經

真武經元符二年河南宋傅小正書秀雅可觀 萬

陽石刻記

心經序

心經序僧省言書趙岫云得心經序於報恩寺壁間
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全出伯施
幾於亂真 石墨鐫華

雲居寺碑

燕山雲居寺碑 鹽鐵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王正
述鄉貢進士鄭熙書鄭熙穆宗時人 吉金貞石志

袁州學記

李恭伯撰柳洪書章友直篆額世稱三絕

柳洪書學中興頌筆力雖未絕勁而間架已方嚴
書史會要

重刊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并叙

孫冲撰 薛瑛書 耿說篆額

游師雄昭陵園改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
碑同立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
則資宜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
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辨所

劉景升序云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脩丹鉛錄記
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誤歐陽詢書又有元學
士王惲跋云其說與景升小異或用修所見乃獲
石耶然一為歐書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
宗製非殷誤而歐書也游公刻園盛傳用脩不當
未見何抵牾乃尔今去用修未百年豈獲石頓獨
有游公刻耶景升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
昭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
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

矣非游公刻園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
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
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園序乃醴泉
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溫泉歲

溫泉歲唐燕國公張說作宋治平丁未孟冬朔縣
令尹光臣立石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驪山雜題

程懿州詩一首謝彥詩一首吳雍詩一首惠吉詩二

首張詢詩一首曹儀立石刻心甫太丞詩四首王素
詩一首田稹詩一首朱光庭詩一首李君保書郭忠
詩一首程懿州又詩一首張昇詩一首蒲宗孟詩
四首李埏詩三首孫僅詩二首張若谷書孫漸詩
一首程晉章詩二首溫迪詩一首趙子期詩一首袁
宏道詩六首

李長者祠雜題

唐李長者皇枝也諱通玄滄州人祠在太原壽
陽縣方山昭化禪院記一篇宋崇寧元年比邱宗

勝立石前作長者像又宋張商英新脩祠堂記并
書又元祐己巳魯郡侯曾布謁祠題名偕行者錢景
山潘璟郊壇張元溥李毅李良臣李乘後附曾
紆題名又紹聖二年楊謨題詩一首郭時亮次韻和
又元符庚辰知壽陽縣事郭瑗以祈雨獲應設
報謝道場見五色雲起散為五顆明珠且現長
者身日記其異又邑宰曾逢原留題二詩崇寧
口年立石又太原府帖崇寧二年壽陽縣方山昭
化禪院口准尚書禮部符內勅命指揮施行

又政和戊戌十月張商英作記陳知質篆額張元亮書碑陰又張商英手成一通又宣和辛丑董賓卿留題詩一首又西堂海慧詩一首沙門呂次韻和又元統五年沙門呂詩一首又貞元乙亥太原王華重修寺記又神人玉雷詩二首

故贈左屯衛將軍劉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 楊構撰 臧逢書

周孝侯廟記

元祐四年 沃彥撰 劉明仲書并篆額

京兆府新移石經記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此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遺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蒼潤軒帖跋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纂文河南安宜之書錄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

軍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
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幕吏王羽請犖入城鄩謂
非急務王羽給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
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
列於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
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裒集經史為務
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
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
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

商英周秩揚畏之徒反覆附和恬不知恥民以一石工
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肖鐫名姓於碑惟恐得罪
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
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書亦稱入格迄今
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
道之以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
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於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
可感也已王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
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晉高祖名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余既慨碑文之出於民所鑄而題其後余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於鄆之傳焉 曝書亭集

題李衛公墓

元祐四年 游師雄題

鼓壇文

嘉祐元年 司馬光題 尹仲舒書

元祐黨籍籍碑

元祐黨籍籍徽宗書之立石端禮門其初九十八人尔既而蔡京復大書頌郡縣以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作附麗人添入凡三百九人碑稱皇帝嗣位之五年盖崇寧四年也是時籍中曾任宰臣執政者十無一存曾任待制及餘官亦已零落過半已者毀其繪像及所著書奪其墳寺存者定為邪等降責編管荒徼禁不得同州住其子弟亦不得詣闕下少之快意未有甚於斯時者矣豈復有所

忌憚乎其後張縉者詳謂王珪一名不合在籍自九
十七人外益以上官均岑象求江公望范柔中鄧考
甫孫諤六人共一百三人皆係名德之臣許子孫陳乞
恩例次數而龍興頤正遂采三百九人之事跡成元祐
黨籍列傳譜述一書凡一百卷蓋惟恐其闕然則
小人之厄君子適以榮之士之自立宜審所擇矣京所
書刊后滿天下惟桂林勅之崖壁故至今獨存碑後王
珪章惇姓名湯德者為瀑泉所泐也康熙乙丑二
月望日書 曝書亭集

鼎氏客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心數十人世以為
精選後乃汎濫人以得與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
也張文簡縉華陽集有紹興間進劄子云臣等
者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
九十八人一本三百九人內九十八人係崇寧初所定
多得其真其後蔡京再將上書人及已所不喜者
附麗添入黨籍汎濫離允遂至三百九人者詳得九
十八人內除王珪不合在籍自餘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
臣所有三百九人除九十七人係前石刻所載其餘更

有侍從上官均岑象求餘官江公望范柔中孫諤
鄧考甫等六人名德亦顯然可見共計一百三人依得
累降推恩指揮許子孫陳乞恩例乞宰臣文卷
博執政梁燾等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
秦觀等三十九人以此攷之蔡京手定黨籍原有二本
南渡合二本詳定為三本王伯厚小學紺珠載三百
九人乃京第二本龔頤心列傳譜述一百卷凡三百五人
又不可詳者四人亦據第二本也今此碑列章惇李
清臣張商英賈易楊畏革蓋亦第二本末經南

渡詳定者慮為諸賢之玷故詳著之云 帶經堂集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漢成龍由粵西來贈余元祐黨
籍碑一本云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暉
刻也暉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過
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
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誣於一時而信於萬世
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
十三人迺暉之曾祖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
奉政大夫暉奉託名節後敬以家藏碑本錄諸玉

融之真仙岩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
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古雲沈暉謹
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書影云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
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碑毀
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嗚知後
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看山數
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
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

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
後宜無可搦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
故其式弗一耳 二條筠廊偶筆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
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奸黨碑若
問張山人不知 事文類集

余得黨籍碑二本一沈暉所跋者一饒祖堯所
跋者饒本視沈本字樣較大又題額沈是正
書饒是八分書按書影謂當時令郡邑各

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沈饒摹刻之不
同以此故也 光暎識

御製宣聖贊序

紹定三年製淳祐改元刻石國子監宣示諸生

重修文宣王廟記

建隆二年 劉從乂謨 口昭吉書并篆額

阿房宮賦并後序

元祐八年 游師雄後序 安宜之書

西嶽題名

丁亥歲程琳恭謁岳祠同于待問楊士彥陳傑留
慶祖男嗣隆嗣弼嗣恭姪男嗣直從行又大觀四年
李傳恭詣帝祠供養又政和二年西河宋達弟
造恭謁帝祠姪脩仔從行又皇祐己丑程琳再
經華陰恭謁岳祠同蔡挺楊士彥男嗣隆嗣弼
嗣恭嗣先侍行又慶曆丁亥葉清臣恭款神祠
明年再經宇下劉紀王仲平施邈李孚佑從
行又政和壬辰二月謝璘趙口同謁祠下又宣和辛
丑東平梁鼈弟鯤侍親恭謁祠下又紫微呂

公祈雪汶上盧訥洛陽程旨樊川王讜從熙寧癸
丑讜題又政和四年杜宏錢揚柴著樊賓同拜
祠下又宣和辛丑梁口恭謁祠下又大觀四年東汶
梁慶祖侍親恭謁帝祠又楊可世可韡可昇可
輔可弼可晟恭拜祠下政和四年二月初三日暮
題白瑛劉丁梁安史彥臣同行又書某觀者有
四

靈巖雜題

蘇軾詩一盛陶啓一詩二張子雍七咏任瀛詩一林泉
老衲詩一傅亨詩三

孔林宋金元雜題

或紀恭謁聖祠年月姓名或序恭謁聖祠事或
題詩篇詠檜居多所刻石凡十有七

賜孔廟書樓勅

大中祥符二年

兗州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新建講學堂記

景祐四年 成昂撰 孫正巳書 孔彥輔篆額

小學榜

至和元年 鄒貢進士張杗書

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
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
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道麗實有之而結似平
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為之非
君謨之罪也 石墨鐫華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
之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

書不難於矩矱而難於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

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 蒼潤軒帖跋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

鉅矣忠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

怨此忠之所以為忠惠之所以為惠也橋成公台還朝

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宕堪與橋稱 銷夏記

畫錦堂記

歐陽脩撰文 蔡襄書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終得

顏碑什七年今得宋榻徐季海書洛州府君碑
以其意為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
喜不計工拙也 容臺續集

運筆柔則無芒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

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橫畫

疎則字形湯拘則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

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 畢家切笨尊草叢生也 鈍書病如此

其衆唯積學漸成者當求擺脫入究竟三昧此宜

有墨池筆塚終身於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

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

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學力所至

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

堂每字作一帚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

連城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

韓魏公以上相作畫錦堂於相州時歐陽文忠

以參政為之記而蔡忠惠以三司使書之時稱三絕

又謂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蹠綵合作而後用

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者是也今觀

其用筆特道勁偉廉出入清臣誠懸間而不無
段師琵琶之誦然自宋書家當以襄為首之弁
州山人稿

瀧岡阡表

歐陽公書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集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東坡集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為龍神借觀事甚奇黃

魯直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

永祚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深寵錫以重爵

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鐫
之故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
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青
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
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
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
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以檄恭
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濟王闡下福地陰
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於上界雲

津變化膺顯跡於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茲有
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呵
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
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
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
也驪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馬鼎
成以升實汝之神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適性坤
絕妖塵其德玄焉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
濯茲禁萬一株連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

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
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文也文
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濛濛虹光爍
空往視一犬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碑上龍涎
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俾垂不朽嗚
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
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
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均廊偶筆

石曼卿大字

明道二年書

韋以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道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壽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蘄山

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一二亦曼卿曾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語類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少以詩酒豪放舉進士不中為三班奉職陳氏曰其仕三舉進士為三班奉職也詩格奇峭工書體兼顏柳為世所珍卒後其故人有遇之者曰我今為鬼仙所主芙蓉城呼故

人往遊不得念然騎一素驃去如飛其後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留詩一篇與
之張浮休云舅卿字道勁可愛蘇子美遠不
及矣 襄陽志林

觀音感夢記

杜草書 李舜篆額

太史公祠題名

一王景脩題名元豐庚申一田漑高士乙卯歸題名元
祐五年

藍田縣重修孔子廟記

嘉祐八年 章惇撰 閔景仁書 李舜篆額

劉真人贊

大字題云提點刑獄公事延平張維經畧安撫使
歷陽張孝祥以會慶節祝聖壽於西山資慶
寺飯已登超然亭遂遊中隱巖白龍洞劉公
巖以歸乾道元年九月廿二日是年十月朔作劉
真人贊使巖中道士刻石

過井陘淮陰侯廟詩

韓琦題 曹涇書

章惇草堂寺遊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
筆遊絲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墨鐫筆

新譯三藏聖教序記

沙門雲勝書 端拱元年

